

有感

不会骑自行车的老师

□ 李成林 (甘肃兰州)

上世纪80年代,我上初二,那时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。班主任陈老师,戴着眼镜,都二十五岁了却不会骑,也不知什么缘故。

一天放学,陈老师对我说:“听说你骑车上学,能送我去趟张庄学校吗?那段路不通班车,我有些事要办。”他的眼睛闪着期待的光,我点点头。

我骑上自行车,陈老师侧身坐上后架,白衬衫被风鼓成帆。我双脚蹬起,路前半段平整,后半程便成了坑洼的土道。我骑得格外小心,车轮碾过碎石,惊起几只躲在树上的麻雀。

张庄学校在山脚下,大门前有几排白杨树,叶子哗哗作响。陈老师下车时整理了下衣领,嘱咐我在外面等着。

约莫半小时后,他出来了,身旁跟着一位姑娘,蓝布裙,麻花辫,眼睛像山涧里的清泉。他们并肩走着,时不时相视而笑。后来从别的老师口中得知,那姑娘是陈老师的对象。

陈老师中专毕业,同学们都喜欢他,不只因他课讲得生动,更因他待我们如弟妹。他会在课余拉手风琴,《闪闪的红星》的旋律淌过教室,每个音符都跳动着光。

学校里,只有陈老师是带编制的,他的父

母认为农村条件差,打算把他调到城里工作。

有一次,我父亲得了重病,劳动缺人手,家里生活拮据,父亲便让我辍学,去山上放羊。陈老师知道后,冒雨走了五里路来家访。我永远记得他浑身滴水的模样,眼镜蒙着白雾,却顾不得擦,只急切地对我父母说:“让孩子读书吧,其他我来想办法。”他争取到学费减免,还用他自己的工资替我买学习资料。

我心中萌生一个念头:要是陈老师在这里成家,也许他就不会走了。于是每次他让我送,我都一口答应,父亲知道了这事,也全力支持我上学了,并把打猪草的活儿交给了弟弟。

冬去春来,那位姑娘终于来到我们学校,我们扒着门缝偷看,整个教室弥漫着喜悦。不久,陈老师真的结婚了,他送我笔记本和两本世界名著:“谢谢你和你的自行车。”晨光落在他崭新的中山装上,泛着淡金的光泽。

周一的课上,陈老师站在讲台前宣布:“同学们,我会留在这里,继续教大家读书。”全班欢呼。

这里面是不是也有我的一份功劳?我心中涌起自豪之情。



冬日明朗。刘威摄

微生活

阳台上的邻居

□ 杨润泽 (宁夏银川)

搬到小区的那天,我就看到了在阳台上比我们先住进来的“邻居”。

在这之前,没有人注意到它们,直到它们不停地发出“咕咕咕”的声音。那时,两个灰色羽毛的鸽子站在窗台上翘首向屋子里张望。它们的叫声像是在打招呼。

清晨,叫醒我们的不再是老家院子里的鸡鸣声,而是窗外的鸽子声。当周末想多睡一会儿,它却在阳台上吹响了起床号。孩子说,把它们赶走算了,打扰人的休息。父亲却说,鸽子是和平的使者,赶不得。渐渐地,我有些感谢鸽子让我家的生活作息变得有规律起来。

常来光顾我家阳台的,应该是一家三口。两只体形肥大的,貌似夫妻,个头小点的,应是它们的孩子吧。夏天的一个早晨,我看到鸽妈妈叼着一只虫子投喂到小鸽子的嘴里。小鸽子叼着虫子,并不急着咽下肚子,而是学着鸽妈妈的样子,把那只虫子反哺到鸽妈妈的嘴里。过了许久,我看到那只虫子仍然在它们的嘴里传来传去。我想,那只倒霉的虫子怕是被它们这种游戏吓得魂飞魄散了吧。

有了我们的投喂,楼上栖息的鸽子越来越多,有时会发现全身长着洁白羽毛的鸽子,会明目张胆地来抢食。还有一些脚上扎着足环的,据说这是信鸽或者赛鸽,也不怎么惧怕人。最机灵的也是这些鸽子,轻轻推开窗户,它们就能觉察到,只要听到风吹草动,它们就呼啦啦展开翅膀飞走了。

我见到过邻居家的小男孩徒手抓到一只反应迟钝的鸽子,女儿冲着他喊:“放了吧,快放了吧!”小男孩并不理睬女儿。小男孩把鸽子装进一个鞋盒子里,用筷子戳了些整齐的排气孔。过了几天,我听到阳台上传来敲窗户的声音。是那个男孩子,他手举着装鸽子的鞋盒子,喊女儿过去。

小男孩轻轻地打开鞋盒,像捧着宝一样取出鸽子,和女儿一起将鸽子举过头顶,用力抛向高空。女儿说,我们错怪他了,他发现那只鸽子生病了,才抓回来给它喂药的。如今鸽子痊愈了,他跟我们一样放飞了。

那只背上有黑点的鸽子,在孩子们的头顶伸展着翅膀,咕咕地叫着,追逐正飞过它身边的鸽群去了。那时正是黄昏,斜阳映红了整个天空,鸽子的翅膀被染成了金色。一群孩子也朝着鸽子飞去的方向奔跑……

知味

老灶台边的年味

□ 胡美云 (福建厦门)

冬月已近尾声,南方终于迎来了正式降温,早晨起床,空气明显清冷许多。上班的途中,吹面的风添了许多寒意,呼吸着清冽的空气,想着还有半个月就到寒假了,寒假到了,年便真的近了,心情瞬间愉悦许多。今年母亲回安徽老家过年,我和二妹也约好了一起回趟老家。

想起去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时,一大早,远在常熟的小妹便在家人群里发了收拾行李的视频,说是要去常州和母亲、小弟一家过年。视频里的她笑意浸满眼角眉梢,那份藏不住的喜悦与幸福,隔着冰冷的手机屏都能触到。那带着热烈的期盼,就算搭乘大巴车赶春运又算什么呢?拖家带口拎着大包小包行李的艰辛又算得了什么呢?天寒地冻里一路颠簸的疲惫,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——妈妈在的地方便是家,便是安放归心,盛放年节幸福的地方。

小妹一家还未到常州,母亲的电话就打到我耳边了。在陌生的缺少乡音滋养双耳的城市里生活,母亲许多时候是孤寂的。因为小妹一家的到来,母亲的声音明显地高扬了起来,语气里那股孩子气的开心与激动,听得叫人鼻尖发酸。她一样一样地细数着团圆的计划:“鸡蛋呢,我已经买得足足的,一大家子人呢,等下我要先炆一锅,他们来了正好当茶点吃。”母亲炆的茶叶蛋,颜色正,入味足,蛋白弹性又极好,是能让让我于想象里就直咽口水的美味。

“混子(草鱼)呢,我也已经去买好了,买了一条大混子,等下我削了肉炸些鱼丸子,他

们来了就有得吃。”母亲说得起劲,我却顺着母亲娓娓的乡音走入了记忆里熟悉的灶台。

儿时每年过了腊月二十四,家里就开始慢慢备年货了。炒米角子、打米糖、炸小麻花,这些小零食母亲会一样一样完成,待到要开始炸鱼丸子和肉丸子的时候,已是年二十九或三十了。炸丸子是十足的技术活,选材、调味、和粉、用油都有讲究,在这方面,父亲明显起着主导作用,母亲难得地坐到了灶口添柴打起了下手。而对于我们来说,最幸福的事便是围在灶台边等着第一锅炸丸子出锅,热乎乎金灿灿的炸丸子像一个个可爱的小精灵,刚盛进白瓷脸盆里,就有一双双小手迫不及待地伸了过去,烫到不停歇地左手换右手,却仍不舍得放回盆里,就着热乎劲,往嘴里一放,外脆里嫩的鲜香,一下子就漫遍了舌尖。母亲笑着训责:“你们这些丑丫头们,看把你们猴急的,就不能慢点等一等啊!”父亲向来好脾气,只是看着我们,眯着眼无声笑着。

电话的那头,母亲还在絮絮叨叨说着什么,我就给她建议:要不下午先炆了蛋吧,小妹她们到了能马上吃。炸丸子等明天和孩子们一起做,让他们围着看看,也能趁着热乎尝一尝,这样才有年味。母亲听着有道理,开心地应了。

后来,直到放下电话才忽地想起,我是有多久没有围着灶台、站在母亲身边,拈起那滚烫的金灿灿的炸丸子吃了?

又是一年春节将近时,那熟悉的老灶台边的年味,也随着空气的日渐清冽而在记忆里慢慢苏醒,变得清晰——如此令人想念。